

# 粗粮当家

■ 文/施云桂

上周回乡下老家给叔叔祝寿,回程的时候,婶娘拎来一袋玉米糝子,堂弟又搬来两只大南瓜,往我车子后备箱里塞。堂弟说,糝子是东北黏玉米磨的,南瓜是“海南瓜”,很好吃。他说,现在的五谷杂粮都是新品种,吃起来口感完全不是原来老家那些土品种的样子。

这些年,我每次回老家,后备箱里基本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,什么玉米糝子、大麦片、南瓜、萝卜、山芋,甚至还有新鲜蔬菜,应有尽有,曾有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做买卖的。

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餐桌上的主食品种慢慢起了变化,细粮越来越少,而粗粮的分量却在不断增加,以至于现在粗粮和副食品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角。

对于我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,对粗粮的印象是磨灭不了的,而且怀有一种难以忘却的情感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从懂事时起,我家的餐桌上很少有纯细粮做的饭,大都是玉米、麦片、南瓜等粗粮和副食品,即使吃上米饭,掺在里面的南瓜、萝卜和山芋也是占了多数。要想有所改善,只有等到过年过节,或是来了客人的时候,才能吃上白米饭。那个年代,大人们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,挣的是工分,劳动效率不高,粮食产量

也不高。到了年底,生产队收获的粮食绝大部分都交了公粮,能分配给各家各户的稻谷、小麦,根本不可能让你放开肚皮吃。所以,必须计划好,平时用粗粮和副食品代替主食掺着吃,哪里舍得随便吃细粮?

那个时候,用粗粮做饭也不像现在做得那么精致,那么多的花样。做饭很简单,要么是搅糊糊,我们家乡叫作糝子粥;要么是贴饼子,这样做费粮食,已经有点奢侈了。用南瓜、山芋、萝卜等副食品做饭更是简单,要么放在水里直接煮,再稍加一些麦粉或玉米糝子;要么用蒸笼隔水蒸一下,熟了就可以吃了,根本没有什么讲究。

我们天天吃用粗粮和副食品做的饭,别说没什么胃口了,有时硬是咽不下去,只觉得噎嗓子。每到吃饭的时候,妈妈总是哄着我们多吃点儿,生怕我们会饿着。我妈妈是持家的好手,她总是想办法让我们吃好,吃稀饭少不了咸菜萝卜干,吃干饭总要想办法用青菜、韭菜之类的蔬菜烧个汤。饭太干了难以下咽,用汤泡一泡,也就灌下去了。

中学毕业,我参军离开了家乡。爸爸在给我的来信中说,我参军后,家乡的面貌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,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田分给农户耕种,打破了大锅饭,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才调动起来,干起活来特

别卖力气,想方设法给庄稼施农家肥,年年收成都很好,粮食产量比以往增长了一半,后来又增长到一倍以上。从此,农民每天都可以吃上大米饭了。粗粮和副食品退居二线,一般都用于喂猪养鸡鸭,甚至吃不完的稻谷和小麦,也实施粮食转化工程,用来养猪产肉。那些年,我每次回老家,爸爸妈妈总是搬一袋大米放到我的车上,他们说,细粮多了,大米也不值钱了,带点回去省得再去超市买了。

真是“三十年河东,四十年河西”,形势的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。如今生活好了,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,竟又想起了粗粮和副食品,时不时地惦记着吃上几顿。电视和报纸上食疗养生节目和文章大行其道,在积极倡导人们多运动的同时,要多吃粗粮、素菜等绿色健康的食品。我去超市购物时发现,原本比较冷清的粗粮柜前,竟然人头攒动,购买粗粮的人多了很多。营业员介绍说,近几年粗粮销售量连年翻番。我的几个同事也告诉我,他们出于健康饮食的考虑,对每周吃粗粮的次数和品种,每顿吃的量都进行了安排。

细细想来,虽然吃的是同样的粗粮,但吃的味道、吃的感觉却是大相径庭。这说明,今天的日子确实是比过去好过了,今天的饮食比过去也是更科学更健康了。

套数【般涉调】哨遍  
杨立斋

张五牛、商正叔编《双渐小卿》,赵真卿善歌。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,因作【鹧鸪天】及【哨遍】以咏之。

【鹧鸪天】烟柳风花锦作园,霜芽露叶玉装船。谁知皓齿纤腰会,只在轻衫短帽边。啼玉靛,咽冰弦,五牛身后更无传。词人老笔佳人口,再唤春风到眼前。

描写双渐小卿爱情题材的元曲很多,但反映演唱这一故事情景的作品尚不多见。杨立斋该套数填补了这一空白,其文学与史料价值不可小觑。

为了说明写作缘起,其小序指出:“张五牛、商正叔编《双渐小卿》,赵真卿善歌。”史实是,当初张五牛创作了《双渐小卿》的演唱本。张为南宋绍兴年间文士兼艺人,是“唱赚”这一曲体与唱法的首创者。而后,商正叔予以“重编”,加工完善。商名宦,金崇庆进士。而当时的名角赵真卿就以善唱该作品而名噪曲坛。如今,“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,因作【鹧鸪天】及【哨遍】以咏之。”原来今天又有一位说唱演员杨玉娥就此翻唱新声,故特咏之。据元·夏庭芝《青楼集》所载,赵、杨皆“善唱诸宫调”。可知张、商二人所编创的说唱,很可能就是《双渐小卿诸宫调》,与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是同一体裁,可惜今已不传。

为此,他在序末作【鹧鸪天】曲以记其盛:“烟柳风花锦作园,霜芽露叶玉装船。”开头这一对偶句,实为互文见义,是说当时被叫作“瓦社勾栏”的演唱场所花团锦簇、四季美景,道具十分精美。“玉装船”,既是道具举例,又是下文伏笔。因为双苏故事中一、二号男角,双渐乘“画船”与冯魁坐“茶船”,均离不了这“船”,故特予拈出:道具船用金玉装饰。这不仅招揽了观众,也吸引了读者目光。“谁知皓齿纤腰会,只在轻衫短帽边。”原来这些明眸皓齿、纤腰檀口的女演员正会聚在“轻衫短帽”的观众近旁。跨进园去,便可看到赏心悦目、唱念俱佳的演唱。何乐而不为呢?须知:“啼玉靛,咽冰弦,五牛身后更无传。”可见在张五牛身后已“无传”了,今日能听到杨的演唱,甚是难得。“啼玉靛”,是说杨演唱时入戏颇深,含泪伤心的情状;“咽冰弦”,则是指伴奏的弦乐,表达出“冰泉冷涩弦凝绝,凝绝不通声暂歇”的幽咽之声。这歌声,这乐声,交响互动,催人泪下。读到此,我们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。

如此动人的情景,他要借助“词人老笔佳人口,再唤春风到眼前。”意谓他要把张、商的精美曲词和“佳人口”的演唱实录下来再现出来。“春风”者,双渐苏卿风华绝代的爱情故事也。

双渐苏卿爱情故事,不仅有“元曲四大家”关白马郑和王实甫等人的名家创作,而且有张、商等人编创说唱广为流传,还有赵、杨等人爆红表演。这些事实充分表明,双渐苏卿爱情故事的元曲传播,真是盛况空前、腾播众口。

(祝诚)



## 乡间环卫工

■ 文/丁基荣

当村镇常态化管理后,常有一群活跃在乡间的环卫工,大多是六十开外的妇女。她们没有太多的文化,也没有什么技能,进厂务工较困难。看到她们辛苦的身影不禁心生怜悯和敬意。诗记而颂之。

黄色鸭舌帽  
黄色紧外套  
我的装束  
带上水杯和面包

我曾是十分爱美的少女  
蝴蝶结打上长长的辫梢  
胸襟上绣着荷花苞  
记得一群小伙伴嬉闹  
转眼间人妻人母步入年老  
爱美的心还怦怦地跳  
对镜好细瞧  
涟漪泛起的额上  
抹一点雪花膏

人老少女心未老  
我为家乡装扮靓丽美貌  
汗水流淌冲刷了疲劳  
清澈的小河整洁的大道  
淡妆素裹更妖娆  
谁不说俺家乡好  
可阳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  
鲜花丛里有杂草  
我常捡起乱丢乱抛  
不 那是失去的良知给人的烦恼  
我真为他们害臊  
有乱丢乱抛  
就有我们的弯腰  
尽管一丝埋怨 些许牢骚

公德不是脸谱 口号  
化作明镜自个儿对照

我热切期盼着  
久久地思考  
若人人自觉地成了普通的我  
我当上一名志愿者  
再送家乡一个俏  
偶有捡起弯腰  
可那不再是乱丢乱抛  
阳光下人们欣喜地看到一个曾经的环卫工的脸上  
荡漾着灿烂会心的笑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  
校对 陈乐